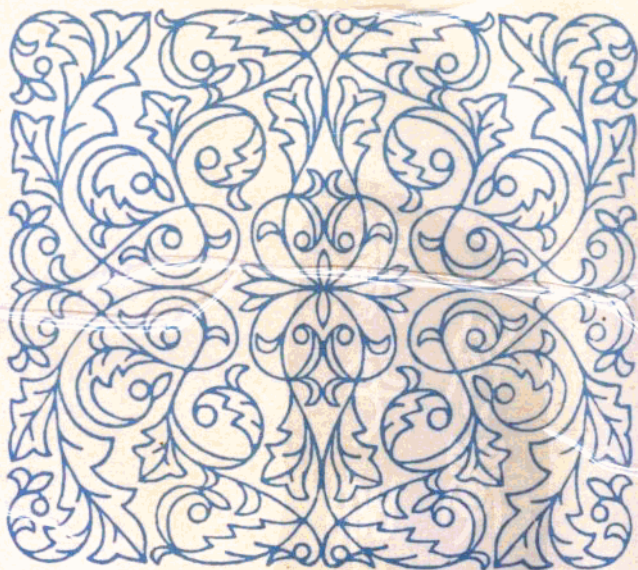


# 民國叢書

第四編

• 98 •



PDF

## 弁言

本黨先進葉楚傖先生，自滿清末年，即主持汕頭中華新報，嗣後歷主上海民立報、太平洋報、生活日報、民國日報，筆政倡導革命，道德文章，世人崇敬，無待贅述。本局以先生著作，不僅富於文藝價值，且多有闢本黨文獻，但均散見報章，尙未彙印成集，保存不易。爰請求先生，將文稿交本局出版。蒙先生應允，經唐虞錄同志詳加選輯，錄存散文三十二篇，札記三種，小說十三篇，政論三篇，小品八則，都七萬餘言。散文、札記、小說爲先生精心結撰之作，政論僅錄三篇，則以當年時事論文，時效均已過去，多數未曾錄入，存此以見一斑耳。再此册所存，承先生相告，散文有少數近作外，餘均係民國元二年在太平洋、民立兩報刊載之文，其後主編生活日報、民國日報時期之作品，一時竟無法彙集云。是則本書所錄，僅先生著作之一部分，欲求完備，須俟諸將來矣。

中華民國三十三年七月葉瀚中敬誌

# 目次

## 散文(三十二篇)

一四四

王問篇

………三

說詩上

………八

說詩下

………九

與朱介人書

………一一

聽秋圖敘

………一二

建國戰紀序

………一三

李女士文集序

………一四

中萃宮傳奇序

………一四

龜年清語序

………一五

落花夢傳奇引

………一六

青箱集序

………一六

目

次

[illegible]

祭黃克強先生文 三

祭林主席文 三

悼陳英士先生 三

憶黃克強先生 三

謹書黃克強先生 三

爲范鴻仙徐血兒兩先生募集贖金啓 三

札 記(三種) 四

壬子宮駝記 四

嶺左騰輦 五

一萬里山水美人記 六

小說(十三篇) 八

雲迴夫人 八

瘋十八娘 九

忘憂 九

賈寶玉 九

嫂嫂 一〇

目

次

三



散

文



## 王問篇

蚩髻客既王扶餘，未忘中原，其子孫世守先訓，將投鞭斷海而西。客有具儒衣冠以進虎豹之韜者。王曰：「世有書生嫻軍旅者乎？」客曰：「衡門蓬壁，實居奇偉，景略諸葛，時非書生。王之祖雄才奇略，傾絕寰區，所不能與太原郎君並驅中原者，徒以未得房杜耳。王顧未識之耳。」王曰：「善！試舉其辭！」客乃抵掌而談曰：「王亦知夫龍乎？其蟄焉，尺寸之水，悠游於其間，不知有東海也；時勢既至，風雲際會，躍然騰驤，暴鬚扶桑，昂首天衢，狎鯨鯢而亂鯤鵬，天天乎不復知有尺寸之水也；豈非變化之神哉！然而尺寸之水不爲少，東海之溟不爲多者，蟄起之勢異也。使龍若曰：『行潦污下，子又所居，以吞吐風雲之神物，終不成與子子伍。』則暴鬚昂首之時未至，將頽然槁死矣。經略中原者，亦復如是。」王曰：「請問其說。」客曰：「爭天下者以要，要根本者以險，四通八達之區，江迴漢流之會，鞭策所至，四郊雲從，是故滎陽、成皋、楚漢所爭，荊襄、西陵、蜀吳所扼。昆陽戰而光武興，鄱陽捷而明鼎定。洎夫洪氏、郭岳之得失，實兩軍勝敗之機關焉。蓋其地北可以搗燕幽，東可以下吳魯，分軍南向，閩粵披靡，潮流西上，蜀隴響應；有匹馬中原，橫隔四海之勢，得一勁旅鎮之，天下有事，提兵而出，旗鼓所至，人有奔走疲敝之勞，我得左右盤旋奮鬪一擊之利，敵尚有完軍，城尚有堅壁耶！然用武之地，兵家必爭，得之已艱，守之更難。根本未固，而先事乎此，」

苟分兵四出，或搃吾喉，或拊吾背，文報既絕，餉精又匱，策應之師不至，四郊之壘日增，長圍一築，蕩決維艱，孤城危峙，曠日持久，一隅陷而全局毀，楚歌四面，一卒不歸，其禍寧不可勝言者。故秦有崤函之固，始得逞於韓魏；漢據關中之險，始獲利於彭城。凡與天下人爭所必爭者，必先堅定不拔之基，然後進可戰，退可守；長蛇勢成，首尾相應。兵家有游師，有駐師；天上之中，游師以之收蕩決攻取之功，非駐師以之創草昧初恍之地也。五十年前，兵戈徧東南，勢非不甚張，徒以局勢散漫，無天險之固爲之根本，遂致鄂岳一失，窮蹙無歸，石頭城開，功名成夢，豈非洪氏之誤哉？有英雄出，如羽毛未充，支體未健，必先謀可守之地，建雖敗不蹶之基。稍稍略郡邑，以卜人心，事機已熟，投袂而起。然兵燹初開，驟犯天下之難，恆倍其事而半其功。於是迴翔審視，因爭所必爭，先爭其必爭之區；如剗刀於腹，先扼其喉，喉雖非腹，得而扼之，腹無可避矣。爭必爭之區，則必爭之區，如在囊囊，金柱破而金陵危，田鎮得而武漢復。金陵、武漢，固所必爭，而金柱、田鎮，實金陵、武漢之喉。故言軍旅者，不特當知所必爭，亦當知爭必爭之所必爭。昔武侯志在誅曹，乃先入蜀；蜀非必爭之地，然以先主勢孤，荊州四戰，非憑險以待時，將無以自固。智者輕重先後之計，有如此者！若徒知爭天下之要，而不審進退，不固根本，是何異未遇風雲際會，而貿然作鬬鬚昂首之態乎？」王曰：「根本險要之說，已聞命矣。敢問進取之方。」客曰：「滇桂，中原藏亂之府也；其地山川盤鬱，管林深密，拳蛇之峪，毒龍之峒，縷繞迴曲，一人入之，百人不得而收也；且其民僞難離處，慄悍爲風，小惠小威所及，可立致十萬茹血搏肉奮不顧身之師。比年以來，亂事遽起，官吏走於途，兵士死於野，卒不一當；而彼之出沒靡常，起伏未已，抑又甚張。

蓋天假此平險，以伺中原之釁者也。世無武鄉，伏波其地其民，終非中原帝王所有。桂林北負越城，東倚龍嶺，湘、淮二水，銜尾分流，兀然爲粵、湘之門戶。唐黃巢自桂州出湘水，竟渡江淮，入東都，幾成覆鼎之功。洎夫宋代，蒙古將兀良哈台，自交趾還軍侵宋，北入靜江，遂破辰沅，入潭州。而洪氏循其舊轍，浮湘而下，雲擾中原。蓋自嶺南北窺中原，必出於此。天所以授大王者也。大王苟得撫而有之，爲馳驅中原之本營，天下有事，以一將軍出東川，以取川，蜀扼揚子之上流。而身率十萬衆，北下瀟湘，登衡山之嶺，揚鞭一呼，而蜀川之師，沂江來會，則大江南北，悉奉旂常矣。此根本已固，而赴於爭天下之點者之所爲也。長江之利得，分據之勢成，會師武漢，東就中江之粟，以餉勝。於是挾纒以上京漢之軌，北略京洛，尅日渡河，陳兵燕趙之郊，耀師涿鹿之野，百姓有不箚食壺漿以迎大王者哉？夫武漢本四戰之區，保吳楚者必爭，守川蜀者必爭，圖幽燕者亦必爭。今王已盡有吳楚川蜀，而畫投鞭渡河之策，內必先弭反顧之憂，外必直扼中原之吭。武漢夾江而峙，旌旗相望，長江天塹，盡爲吾有，又有鐵軌直貫豫魯而北行。朝飲馬於江南，暮垂鞭於易水，疾風迅雷，一日千里，功有不終朝而成者。此既得天下之要，而規大局者之所爲也。然此僅略具規畫，未析秩序，書生所易言，英雄所難致者。今請爲王進而籌其故。凡天下事，莫難於將發，而莫險於未發。當世英奇磊落之士，竭神盡志，謀有所建，樹者不乏其人。然陳吳之呼未起，宗澤之志長虛，胼手胝足，厲起閭閻，於天地羅網之下，振孤臣孽子之心，心良苦矣。一發不中，遂潰其謀，讀『出師未捷身先死』之詩，真使人涕淚滿襟而未已也。故兵法曰：『守如處女，出如狡兔。』人苟有志於四方，事機未熟，實力未充，則寧辱於胯下，屈於種菜，必不

忍以無限之前程，輕於一試；非怯人而惜己也。懼天下事或孤注於我，則我一不慎，遂罹於禍，繼者不起，天下事將自我誤之也。已發矣，必其措置天下之策，已熟籌於未發之前，若網在綱，若衣挈領，一舉手而大局井然，始能濟事。此其間雖有紆迴曲折以厄我者，然亦如江水之環迴大地，特成一種殊流俱東之致，固至聖至神所不能免，亦成大事者所不必避也。」王曰：「然則將有待乎？」客曰：「不然！治平之世，不利於野心，使中原安謐，君民翕從，四郊不驚，下無妖心，王雖有蒼頭百萬，孫吳爲之謀，絳灌奮其武，挂帆而北，萬艘潮激，亦未見其有功。若民潰於內，威挫於外，則七十二城，一蹶生而降之矣。王將以今之中原爲何如耶？」王曰：「不知也。」客曰：「大丈夫不畏亂以苦民，不自閒以遠衆，故舜禹治水，不避發民行役之勞；湯武應天，不顧兵凶戰危之義；行德施惠，博愛濟衆，治世君主宰輔之能，而匡艱任鉅，與民更始者，亦亂世英雄之責，不得以草野末下，遂諉其難者也。王亦中土之裔，雖山河綿邈，別開新業，姓氏彰明，誰非漢臣，海內民族，輾轉於鞭笞之下，殘燬於水火之中，所翹首欲得一蓋世之救主，撫而慰之者，有年矣。王欲舟行而西乎？閩浙之郊，非不盡漁鹽之利也；然地局散漫，無險可據，既不能偏師直搗，越萬里而據川蜀之險；又不能仰攻以上，收必勝之功，故有明一代唐魯以亡，而前此之海氛雖熾，一登閩浙之岸，未有不卽解纜以去者。蓋勢居下流，可以備國家之枝葉，非所以定草創之根本者也。此不可居者一。王欲挂帆而北，越吳魯而鳴渤海之蚌乎？田橫雖弱，尙存五百之師；珠崖雖棄，尙固室家之誦；淚或墮於秦庭，禍或等於門馬；則塞外之敵騎並連，山海關破，阿房宮焚，不幸異因同果，重演八國之劇，是王未有驅龍之珠，而人得蛤蚌之貝也。此不可居

者二。王將略蒙滿之郡，拊中原之背乎？此元室以之開百年之祚，今朝以之啓萬世之基者，宜夫大勝於滇桂矣。然風景不殊，舉目有河山之異，今朝與元室之所以能長驅直入，主有中原者，因秣馬厲兵之地，卽父子兄弟之鄉耳。凡主客之勢既殊，則攻守之局亦異。今朝應運龍興，長白山、鴨綠江畔，先已蔚然成豐鎬之觀，故控馬南來，無後顧患；而元動吳、桂，又兵不血刃而迎之，此萬世一時之利，非可例諸故常者也。若一攻一守，各竭其能，卽蒙滿有可恃之兵食，長城、兀峙，未必能插翼過之；況塞外荒漠，兵食維艱，南北迢懸，濟師不易，既未若曩日之根深柢固，又益以日、俄之叵測爲心，功未成於百世，而禍必啓於頃刻矣。此不可居者三。王將據中原之腹，以命令四方乎？則武漢而外，鄭衛所必爭也。武漢爲東南之樞，京漢之首，前已言之。夫有武漢者，有長江也；有長江者，有川、楚、湘、皖、贛、吳、越也；有川、楚、湘、皖、贛、吳、越者，有閩、粵、滇、黔也；有閩、粵、滇、黔，而青海、西藏，朝命不遠，東南無完土矣。鄭衛處中原之地，春秋戰國時已爲必爭之區，故晉、楚競霸，師集於鄭；秦滅諸侯，禍首於梁，以今之地勢言之，則北護燕、晉，羽、翼、秦、魯，延鐵軌以南，與武漢相應，爲北方之中鍵，京師之門戶。此二要者，固高屋之瓴，振衣之領也。然劉表不聞以武漢與厲、惠不聞以鄭衛王，卒亡其國者，豈非地理有可恃，而人事無可稱耶？勢力不充，而居四衝，孤危之際，誰與成功，此必居而不可猝居者一。王將安其祖業，以海外王終耶？此誠務本之志也。然祖國有難，不可不赴；人臣天責，不可不盡；雲霓之望，不可久虛；風雲之會，不可不厭。況莊宗之矢未還，襄公之仇未復，小朝廷豈忍偏安，大風歌何能絕響？此可居而不可久居者又其一。夫如是而滇桂爲首至之地矣。且吾聞之天時、地利、人和，謂之三寶；三寶已集，國無

不與天時人和，雖不可知，而地利之可證者，彰彰不湮。昔秦得百二而王，齊得十二而霸，大王苟挾海若，走鯨鯢，激天風，越南溟，則鬱江淙淙，麗江澄澄，臣請拔劍而起，爲王歌從軍之行。」王悅，署上將軍，後兵敗不知所終。或曰：「於燕趙市上屠酤中，曾一見之。」

## 說詩上

詩之作，古已。擊壤之頌，於古已著。漢夏繼作，光國有章。然六詩之義，旨未修焉。（周禮：春官大師教詩曰：風曰賦，曰比，曰興，曰雅，曰頌。）用體既殊，風雅頌爲體，興賦比爲用，制裁斯別。關雎鹿鳴，興體所著；然鷓鴣鳴，東門伐木，諸章，毛鄭之義，不可不知焉。古者行人，必習於詩。孔子曰：「不學詩，無以言。」趙孟常棣之答（左傳：昭公二年，季武子棠之詠（昭公二年），折衝尊俎，喻志睦鄰，詩爲尙已。洎乎周季，孫卿、屈原，離譏憂國，作賦以風（前漢藝文志），隱懷悲惻，上紹三百篇之緒。然炎漢而後，賦頌先鳴，比體雲構（文心雕龍：詩系所續，因時別矣。姬周以上，宗於四言。後有作者，居文辭之要，謂四言文約意廣，取效風騷，使可多得，又苦文煩意少（鍾繇評詩序）。故三用之義，世或未遠，擇辭之習，因時漸異，而五言興焉。夏歌曰：「鬱陶乎予心。」楚辭曰：「名余曰正則。」直爲濫觴。李都尉（李陵）以下，建安陳思公、幹仲宜諸子，太康（陸機、潘岳）諸子，元嘉（謝朓、顏延之）諸子，實樹其風。雲間抒

其芬芳，庾鮑盡其新俊，不特東南之美，亦且國家之秀。五言冠冕，於斯爲盛。辭旨漸移，南北復異，江左發越，河朔貞剛（陪書文學傳），翩翩詞流，遂多得失。然掇彼清音，芟其蕪穢，洵乎斌斌盡美之作。而江淹、沈約、任昉、溫（子昇）鳳鸞、鸞翔，亦一世之俊也。陳隋之主，習爲靡麗，淫詞荒政，君子少之。一時逸響，有空梁薛稷、庭草王郎，遇雖不淑，要亦未足與世主處耳。李唐一代，詞藻郁郁，精深宏博，各盡其術（新唐書藝文志）。虞監揚其清響，沈（佺期）宋（之問）攜其芳華，岑（參）高（適）嗣韻於宸陛，李（白）杜（甫）樹則於謫居，英英嶽嶽，蔚然可範。然之間曲阿昌，宗少陵倨見嚴武，狂易之漸，識者於是有憂矣。比近論詩，不恕中晚，而南山一什，炳靈百葉，非元白猥俗可掩。自唐以後，體制一變，論者言杜韓以下，風騷漸遠，後有作者，非其比矣。

## 說詩下

有唐既熄，海內擾攘，五代十國，朝夕相替，士夫視朝廷如傳舍，無氣節之可言，而詩道亦衰矣。卽有作者，亦思靡曼，潘佑、李昊、唐蜀之彦，然其人不足稱焉。李煜、王衍，才藻煥發，皇帝誤人，斯近媒冶。香階剗穢，愁水東流，詩道拙而詞語盛，靡然亡國之音也。雖然，詩文之所以變，亦有不得已者（顧亭林語）。炎宋既興，大而朝廷，微而草野，所作

賦詠，動成卷帙（宋史文苑傳）。慶歷元祐，羣俊淑發，西崑綢麗之風，於焉漸息。歐蘇揚其清微，梅石馳其逸響，炎宋一代，炳然有文已。繼以起者，賀鑄之似宜，城魯直之稊少陵，江西一脈，遂孕其胎。今世學者，宗尚蓋盛，是亦尙論詩文者所當知也。靖康以後，華采漸汨，翳惟范（成大）、陸（游）東南之秀，然思力艱澀，實啓元詞。君子於此，不能不歎去古之漸遠矣。至於文山正氣，則忠義之元，要未可與詞林比論者。遼金創建北胡，人文惟殺，雖有王鼎、庭筠，又何足稱。蒙古入帝，續繼宋緒，所謂通經能文，當世彬彬者（元史儒學列傳序），稽首異族，曲媚國仇，姚（樞）、許（衡）、金（履祥）、吳（澄）君子羞稱焉。洪武一葉，初擅強胡，以詩鳴者，有劉基、袁凱。然氣體萎靡，以媲美唐，彌多慚色。至於永宣以後，二李競作（東陽夢陽），上紹漢唐，而王世貞、歸震川之徒，各立門戶，以爲低昂。至啓禎之際，東林諸彥，鬱然華發，矩矱漢唐，以召學者。明覆其社，聲光彪炳，軼於前古，用知詩之得失，密邇風化，不僅揚葩發藻已矣。清室初創，山水遺彥，抗居不屈。乃設爲鴻辭，以誘士類，聲聞相引，間有碩彥。牧齋、梅邨，幽然去國之思，世論比於庾信。而船山、午夢諸公，雄姿英發，不忘恢復，非初清所得而有。然則雖謂清初無文，又何不可乎。同光體興，好爲奇僻，今世作者，類宗於此。而華采繁縟者，亦翔步中晚唐間，雖不足稱，以視裨販東西，駁不成章者，亦差善已。嗟乎！余考歷代詩道之興廢，而有所感矣。後生小子，不能並轡屈宋，聯鑄鮑庚，而生於羣籍充棟，畢生莫窮之世，因將何所擇哉？亭林曰：「近代文章之病，全在摹倣。」然則吾將盡棄古人以自樹耶？語曰：「道可致而不可求。」詩亦有道焉，在人自致之耳。苟得其道，莫或不彰，又矩矱進退何爲！

## 與朱介人書

春日猥召湖遊，得聯轡清波，濯纓明聖湖山，賓主之雅，銘念未忘。記戲謂子牙師長曰：「誰知固宿喋血之侶，今來湖上作衿衣買春人；一旦中原有事，旌鼓之下，非又吾儕保障共和者所居耶？」因相與浮白大呼，賦短章相屬；至今上燈微洞，當猶有酒漬墨痕也。昔日一言，今成事實。自袁軍逼贛，戰禍卒起，義聲磅礴，遂徧東南。公負天下之望，資兩浙豪俊之才，與袁無故，而於民有德章飭杭，所謂管陽之甲，庶幾義師者，公豈無意乎？比來論者謂袁老如程雪樓，庸闇如孫多森，猶激於大義，壁壘一新，何明敏果決，手創共和之朱都督，獨不聞蒼頭異軍，突起錢塘。雖然，是豈深知公意者哉？袁氏之罪，昭暴全國，以公察察，默識已稔。即論私交，唐少川三十年故友，岑雲階半世肩，徒以公義，遂成寇讐。況十年來老民黨，何事看不透，而顧徘徊於此哉？僕故知公之所以遲遲未發者，將措全浙於安治，非不忍於袁也。雖然，公之愛浙，誠厚矣，僕爲公計，有戚戚然危者，袁罪罔極，義在必討；浙中諸將，公之舊部，命令朝下，義旗夕舉，匕鬯不驚，閭閻晏然，此事之至捷，而造福至厚者。不然，遲之又遲，恐天下知公之深者，不盡如僕。以公爲黨，視爲坐下成敗之庸奴，則公所欲舉不舉者，必有人代舉之。全浙治安，即幸而不紊，而貽閭閻以憂危者多矣。抑更有進者，自戰興以來，戒嚴之令，下於關府，民心皇皇，惟公是瞻；軍府之戒備日嚴，賓客者之驚惕日甚。